

信息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变革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涂艳国

媒体素养教育的 嬗变与启示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Evolutions and Inspirations

李廷军 著



非
外
借



科学出版社

信息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变革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涂艳国

10

媒体素养教育的 嬗变与启示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Evolutions and Inspirations

李廷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历史角度对媒体素养教育进行研究,将其历史嬗变过程划分为“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和“新媒体素养教育”等不同的阶段,并逐一对其产生背景、本质、形式、价值取向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论证了媒体形态、大众文化、相关学科、社会实践等因素对媒体素养教育的影响,探讨了媒体素养教育的历史嬗变规律。其对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启示意义在于:理论上,我国应采取一种基于“保护”与“赋权”取向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上,无论中小学、高等院校、社会、家庭、媒体和政府,还是社会公民自身,都应该自觉地参与到媒体素养教育这一系统工程中,并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本书对传播学、媒体素养教育等领域的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可以为教学一线的大、中、小学媒体素养教师提供参考,同时适合对媒体相关领域感兴趣的朋友阅读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体素养教育的嬗变与启示 / 李廷军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8
(信息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变革研究丛书 / 涂艳国主编)

ISBN 978-7-03-056777-2

I. ①媒… II. ①李… III. ①中小学-传播媒介-素质教育-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7865 号

责任编辑: 付 艳 崔文燕 王丽娟 / 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张欣秀 / 封面设计: 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 010-64033934

E-mail: edu_psy@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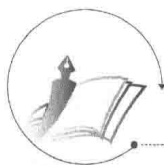
2018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3/4

字数: 282 000

定价: 8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丛书序

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化时代。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技术发明如此之多，出现的速率如此之快，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如此之大。就教育领域而言，面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创新，不少人真的有些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教育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由美国新媒体联盟发布的地平线报告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新技术驱动教学创新的趋势、挑战与策略——2017 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中文版)》聚焦最有可能影响其后五年技术规划和决策制定的六个趋势、可能阻碍新技术采用的六个挑战和进入基础教育主流应用的六项技术。^①

六个趋势是：

远期（未来6年乃至更长时间）：推进创新文化、深层学习策略；

中期（未来3~5年）：注重学习测量、重构学习空间；

近期（未来1~2年）：培养编程素养、STEAM学习兴起。

六个挑战是：

可解决的挑战：怎样开展实景体验式学习、如何提升数字化素养；

^① 美国新媒体联盟. 新技术驱动教学创新的趋势、挑战与策略——2017 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中文版）. 北京开放大学地平线报告项目组译.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7（18）: 1-20.



有难度的挑战：怎样重构教师角色、如何发展计算思维；

严峻的挑战：怎样弥合学业成绩差距、如何在领导的变更中保持持续创新。

六项技术是：

近期（1年以内）：创客空间、机器人；

中期（未来2~3年）：分析技术、虚拟现实；

远期（未来4~5年）：人工智能、物联网。

地平线报告对于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尤其是推动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样的研究主要基于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应用的预测，与教育实践的发展往往存在较大的差距。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所谓的“乔布斯之问”。^①

现阶段，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热衷于信息技术及其教育应用的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人类学习和教育活动的复杂性。MOOC（慕课）的遭遇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

2012年，MOOC平台优达学城（Udacity）的创建者塞巴斯蒂安·特隆在接受《连线》（Wired）杂志采访时预言：50年之内，全世界将只剩下10所大学，而Udacity将在其中占有一个席位。也正是在这一年，特隆荣获美国Smithsonian杂志授予的美国匠心大奖（American Ingenuity Award）（教育类）。

到了2013年，对于只有不足10%的注册学员完成了他们在Udacity上的课程这一事实，特隆指出Udacity提供的产品确实令人不满意。但就在他抨击自己产品的同一篇文章里，他又为Udacity的缺陷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辍学的学员主要来自困难地区，没有足够好的网络接入条件，而他们自身的生活还面临着其他多种挑战，所以MOOC可能并不适合他们这个群体。

^① 2011年5月，乔布斯与比尔·盖茨会面讨论关于教育和未来学校问题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这便是“乔布斯之问”。

2015年,《纽约时报》报道,经过几年的试验和试错,Udacity已经找到一种职业训练模式,可对数百万规模的人员进行技能培训。这指的是Udacity可为来自企业的学习者授予纳米学位(Nano Degree)。然而不久以后,Udacity却宣布打算撤离开放课程。公司一位副总裁称“MOOC已死”,“我们的使命是引入合适的教育促进人们在职业与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活动,而MOOC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①。

仅仅5年,从雄心勃勃地要重塑全部高等教育,转向只做公司职业培训,谁能预见MOOC这样大反转的命运?别说,还真有人预见到了。Audrey Watters在特隆获奖后不久就曾指出,MOOC被吹捧过度了;还有很多人就在2013年就对那些不遗余力地鼓吹MOOC的人表示出理性的怀疑。

Udacity失败的根源在于“产品”这个词,以及他们的信念——教育类产品可以重塑教育。Audrey Watters曾经列过一个有关“教学机器”的大事年表,表明近两个世纪以来,这类产品几乎无例外地均未能引发教育的根本转型。也许严格来讲,Udacity并不是一种教学“机器”,但其设计者认为这个平台属于教学机器。他们深信这个平台自身能够提供教育,而没有意识到,教育不是产品,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在那些被教育的人群中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而Udacity似乎把学习视为一种“病毒”,一旦人们足够接近某种教育产品,就会学习。

真实的学习和教育过程要复杂得多。学校教育不仅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陶冶学生的品德和情操、提升学生的人格和价值。技术革命固然会带来人类文明的一些根本性改变,但这种改变在教育中应该是相对滞后的。比较成熟的新技术可以逐步引进教育教学过程,作为辅助手段,但是对新技术的过分热衷,可能会忘记教育的本分。“教育界不必对技术的任何一点进展都过分敏感。从根本意义上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技术,一种社会技术,这种技术与狭义的技术即科学化的技术所担负的角色完全不同。科学化的物质技术起

^① 转引自: Waner J. MOOCs Are “Dead”. What’s Next? Uh-oh.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blogs/just-visiting/moocs-are-dead-whats-next-uh-oh> [2017-10-11].



前瞻、引领和拉动作用，社会技术（教育）起积淀、传承和稳定作用。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张力，而不是完全顺应狭义的高新技术的路数。”^①

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时间不长。信息化时代的教育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如果把古代的教育称为学徒制时代、近现代的教育称为普遍学校教育时代，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教育的终身学习时代。

当我们从学徒制时代过渡到普遍学校教育时代时，在很多不同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谁为孩子的教育负责，教育他们的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如何教他们，如何评价，我们希望他们学会什么。学习发生的地点、学习发生的文化、教师和学生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当我们进入终身教育时代时，教育的所有这些方面又一次发生了改变。^②

责任：从“家长”到“国家”到“个人和家长”；

期望：从“社会复制”到“全员成功”到“个人选择”；

内容：从“实用技能到学科知识”到“学会如何学习”；

教法：从“学徒制”到“教学主义”到“互动”；

评价：从“观察”到“测试”到“嵌入式评价”；

地点：从“家庭”到“学校”到“任何地方”；

文化：从“成人文化”到“同伴文化”到“年龄混合文化”；

关系：从“个人亲情关联”到“权威人物”到“计算机中介的互动”。

根据柯林斯等人的研究，从学徒制时代到普遍学校教育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国家接管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责任。国家控制教育，带来了大众教育模式的诞生，即将学生按年龄组别集合起来，推进标准化的课程和评价，重组师生关系。在终身学习时代，乐于自己学习的人开始从国家手中收回教育责任。但同时，有些学习者不愿意利用或不会利用那些推动各种终身学习的技术，那么他们又会如

^① 吴国盛. 技术革命与教育改革. 人民教育, 2018 (1): 20-24.

^② 柯林斯, 哈尔弗森. 技术时代重新思考教育——数字革命与美国的学校教育. 陈家刚, 程佳铭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93-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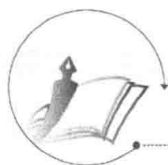
何呢？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世界中重新思考教育：重新思考学习、动机、重要的学习内容、职业、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过渡、教育领导、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

通过不同时代的教育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化。当然，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化远不止柯林斯等人所列举的那些方面。就研究而言，信息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除了教育技术应用研究以外，还有学校教育变革、教育政策研究、教育理论创新等多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近年来，我的一部分学生对信息化进程中的基础教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小学教师的生活方式、中学生的数字化成长、中学校长的决策过程、媒体素养教育、馆校合作、学习自由等基础教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成果有的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的，有的则是通过课题研究而取得的，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为这些成果的正式出版而感到高兴，也希望各位作者继续深化有关问题的研究，为信息化时代的基础教育变革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科学出版社教育与心理分社付艳分社长的大力支持，教育与心理分社袁玲和崔文燕两位女士对出版工作尽心尽力。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8年1月



目 录

丛书序

第一章 媒体素养教育概说 / 1

- 第一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 1
- 第二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概念与辨析 / 10
- 第三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14
- 第四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 28

第二章 “抵制”取向：“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 / 32

- 第一节 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兴起 / 32
- 第二节 “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 / 49
- 第三节 “免疫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演化 / 66

第三章 “甄别”取向：“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 / 71

-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平民立场 / 71
- 第二节 “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 / 77
- 第三节 “流行艺术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演化 / 87

第四章 “再现”取向：“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 / 90

-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中立立场 / 90



第二节 “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 / 97

第三节 “怯魅式”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演化 / 110

第五章 参与、多元：媒体素养教育嬗变规律与最新发展 / 115

第一节 新媒体与参与式文化 / 115

第二节 新媒体素养教育的形成 / 120

第三节 媒体素养教育嬗变的历史规律 / 132

第四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 151

第六章 媒体素养教育嬗变对我国的启示 / 165

第一节 我国的媒体环境与大众文化现状 / 166

第二节 我国媒体素养教育的主要问题 / 179

第三节 “超越保护主义”价值取向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建构 187

第四节 多路径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策略 / 208

后记 / 241

第一章

媒体素养教育概说

第一节 媒体素养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一、媒体素养教育的意义

套用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我们很容易得出“媒体化生存”(being mediated)的概念。在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的世界里,“比特是最基本的元素,它就好比人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比特是一种存在状态:开或关,真或伪,上或下,入或出,黑或白,等等。出于实用目的,我们把比特想成‘1’或‘0’”^①。其实,尼葛洛庞帝所谓的“数字”,本质上所代表的是计算机、网络等高级媒体形式。当前,数字化生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生活工具数字化。网络和数字产品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传统生活用品的技术与信息含量越来越高,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终端。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广泛扩散,其应用成本将显著下降,数字化生活工具将高度普及,数字化生活工具带来的舒适和便捷将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②生活方式数字化。信息社会中,借助于数字化生活工具,人们的工作将更加弹性化和自主化,终身学习与随时随地学习成为可能,网络购物成为主流消费方式,人际交往

^①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4.



范围与空间无限扩大，娱乐方式数字化，数字家庭成为未来家庭发展趋势。^③生活内容数字化。数字化生活时代，人们的工作内容以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为主，学习内容更加自主化与个性化，信息成为最主要的消费内容，数字化内容成为多数人娱乐活动的首选。”^①其实，在以比特为核心，以网络为主要媒体形式的“数字化生存”状态之前，人类早就开始媒体化生存了。广义地讲，媒体化生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自有媒体开始就绵延至今的存在状态；狭义地讲，媒体化生存应该是人类社会进入大众媒体时代后所特有的一种生存状态。当今社会，随着大众媒体的高速发展，其种类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新，功能越来越强，大众媒体和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媒体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及，无远弗届”；日常生活媒体化、媒体生活日常化的媒体化生存渐渐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宏大背景。“当人们的生活知识和经验大多来自大众媒体，人们与他人和外界的交流大多来自大众媒体，人们对于社会乃至对于自己的本身认识 and 了解大多依赖大众媒体的时候，人们的生活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受到大众媒体极有力的牵引而很大程度上被涂抹上媒体化生存的色彩。”^②

事实上，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随着报刊、广播和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出现，人类便进入了大众传播时代。相应地，媒体化生存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不可逾越的生存状态。而且，随着大众媒体的不断发展，人类媒体化生存也就变得越来越深入和全面。当今，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体早就开始了对人们的书斋、卧室、车厢等固定和流动时空的占领，广播、微信、微博和 QQ 等占据了人们移动空间和私人休闲时间，电视、微视频占领了人们从客厅到卧室、餐厅、书房、盥洗室等私人领域，甚至商场、广场、车站码头和楼宇电梯间等公共空间，而计算机网络（有线和移动）更是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空间。保罗·利文森（Paul Levinson）曾对这种惬意的“网络化生活”做了精彩的描述：“头脑在无限中徜徉，身体靠在椅子中，手指轻轻触动键盘和鼠标就能进入广阔的网络宇宙，简直比从冰箱中拿一份小吃还简单。”^③各种形式的媒体犹如八仙过海，无不大显神通、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迫使现代人不得不媒体化生存。“无人能自绝于媒体，媒体已经超越物件的本质，而成为环境，如同阳光、水、空气，是生命与生活的要素；媒体更是教育环境，人人透过媒体认识世界，认识人、事、

① 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 2016. <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HtmlEditor/201605/20160518160003970.pdf> [2016-5-18].

② 张燕. 大众传播中异化现象的原因与防范. 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1，（6）：39-43.

③ 利文森. 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 熊澄宇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138.

地、物与自己的关系。”^①

那么,媒体化生存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究竟还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呢?“在这种媒体化生存的状态中,大众传播媒体所提供的超越时空的、高度密集的并且获取便捷的各类信息,在给人们提供切实的帮助与服务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使人们逐渐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日甚一日地习惯于闭塞的环境、习惯于依靠大众媒体,沉溺于大众媒体提供的信息所引发的喜怒哀乐之中,满足于大众媒体牵引下自我营造出的色彩斑斓却往往子虚乌有的交流幻觉,忽略甚至放弃与外界的真实接触与交融。”^②由此可见,“人性的‘潘多拉’盒子在被数字化再度开启时,天使与魔鬼可能一道进出,翩翩共舞”^③。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似乎非常享受这种生存状态,他们对媒体的种种“占据”“占领”“扩张”“渗透”好像并不介意,相反地,还表现出对日益强大的媒体某种程度的不离不弃、欲罢不能、流连忘返。这种状态不由让人想起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中的感叹:“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④这段气势不凡、对比强烈的开场白,虽然讲的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但如果借用来描述现代人类媒体化生存状态,又何尝不是非常贴切的呢?当前,我们何尝不是身处这样一个令人备感幸运而又异常尴尬的媒体化社会、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在这个媒体化生存时代,媒体时而被敬为福音,时而又被贬为魔咒,可谓“丰富与贫乏共存,自由与孤独共生”的矛盾体。的确,这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化生存时代,指尖轻点鼠标、滑动屏幕之际,人们便能尽览新闻头条、欣赏精彩赛事、学习微课慕课、享受在线支付购物、分享生活点滴。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坏的媒体化生存时代,在指尖轻敲键盘、滑动屏幕之际,人们也不时会遇到泛滥成灾的虚假诈骗、层出不穷的淫秽暴力、无孔不入的黑客病毒、防不胜防的隐私泄露、欲罢不能的棋牌网游等种种不良现象的侵袭和困扰。

其实,对于媒体的功能,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早就指出:“大众媒体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

① 吴翠珍,陈世敏.媒体素养教育.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8.

② 王爱玲.媒介的自主性异质与人的施动效能.当代传播,2005,(4):35-37.

③ 刘守芬,孙晓芳.论网络犯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114-122.

④ 狄更斯.双城记.罗稷南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3.



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①的确，大众媒体是个“时间的窃贼”，它有的是能量——信息超载与信息爆炸，有的是闲工夫——一天 24 小时轮番轰炸，从而可以充分地迎合、满足人们的种种需求。在媒介即信息的当下，“互联网新闻碎片化特征阅读明显。单次浏览新闻在 30 分钟以内的网民比例高达 62.4%，其中 26.6% 的用户浏览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平均浏览场景为 3.1 个，在家休息、睡前、饭后休息时为最典型的浏览场景，占新闻资讯网民用户的比例分别为 69.7%、67%、52.1%；超过 30% 以上的网民会在早上起床后、乘坐交通工具时、等人排队等碎片化场景下上网看一下新闻”^②。就这样，我们心甘情愿地任由媒体这个温情而又聪明的窃贼盗走大量弥足珍贵的时间和精力，不仅没有将“碎片时间黄金化”，反而将“黄金时间碎片化”。

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媒体对人们的侵犯和人们对媒体的依赖的不断加深，媒体不仅实现了对人的物理时空的占有，更实现了对人的思维、心理和精神的控制，结果势必导致媒体的不断进化和人的相对退化、异化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们面对媒体时所应保持的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判断力与批评力不断遭到破坏。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数字化的结果，使你时刻不能离开电脑终端而生活。因为你只能在电脑所给予你的信息之下去选择、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你除了手脑和眼睛在动外，身体的其他器官都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久而久之，你的双腿甚至不能支撑你的头脑的重量。身体在‘停滞’中变得越来越衰弱。”^③如此一来，媒体便造就了无数的“容器人”“屏幕人”“宅男”“原子化的人”“网络水军”等消极被动的或过于活跃的受众。这还只是表面现象，从深层上讲，媒体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众媒体持续不懈的宣传会使人们丧失甄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状；②媒体是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③媒体以低廉的代价占用或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④媒体具有麻醉精神的功能，媒介不仅让人沉醉在虚幻的满足之中，而且由此剥夺人的行动能力。”^④毫无疑问，大众媒体的这些负面作用，对人们的媒体化生存状态造成了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并最终引起了人们对在媒体化生存中的重要技能——媒体素养的向往、关注、思考和研究。事实上，自 19 世纪初以来，大众媒体便在其与人的互动关系中逐步塑造了一个媒体与有

① 转引自：李彬. 传播学引论.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27.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16 年中国互联网络市场研究报告. <http://www.cnnic.cn/hlwzfzyj/hlwxbzg/mtbg/201701/P020170112309068736023.pdf> [2017-01-12].

③ 王荣江. “数字化生存”提出的问题. 江苏社会科学，2000，（4）：53-54.

④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5.

关个人、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公共生活共同体。而这一共同体的每一方面，尤其是教育，几乎都无法回避、忽略大众媒体这一中坚力量。因为大众媒体这一“平行学校”（parallel school）和“看不见的学校”（invisible school），“甚至直逼学校，有取而代之成为第一教育体制的可能”^①。而且，“伴随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体的勃兴，媒介已经成为社会第二教学园地，它不但进一步使家庭的教育功能再度边缘化，还在逐渐渗透、肢解、动摇学校的教育权威地位”^②。媒体俨然成为影响年轻一代建立价值观及世界观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媒体具有与生俱来的教育功能，也自然需要人们开展针对媒体自身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素养要求人们重视媒体信息对学习、生活和工作的作用，持续地关注与其自身需要密切相关的媒体信息，并在需要时能够及时获取并加以有效利用，重视媒体化生存过程中的媒体安全和人类健康问题。这也正是人们适应信息时代，克服媒体化生存过程中媒体种种负面影响的利器。我们要有和媒体打交道的素养和技能，既要会用媒体，也要用好媒体，要在使用媒体时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保证个人财产和生命安全。当然，这些态度、技能和素养，只是媒体素养的重要方面，并不能概括媒体素养的全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媒体素养在全球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日益相通的媒体化社会中，已越来越成为当今地球村每个世界公民的生活必需品；媒体素养之于人的媒体化生存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阳光、水与空气之于人的日常生活的作用。因此，媒体素养作为调解与改善人与媒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砝码和利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正如人们用雨具来躲避风雨或用涂抹防晒霜的手段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一样，越来越多的教师、学者也寄希望于媒体素养这一“媒体世界的防身术”来让广大媒体受众正确参与媒体、利用媒体和抵御、消解媒体的一系列不良影响，因为“在信息洪水和视觉文化的密集包围中，仅有读、写和说的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应对信息社会获取知识的需要，对承载信息的新媒介（大众媒介）具有解读和利用能力是信息社会中有‘文化’的标准”^③。

媒体素养如此重要，因此开展媒体素养教育很有必要。在我国，开展媒体素养教育，“有利于更广泛的公众认识媒体对信息的控制与垄断；有利于改善公众对媒体权威的盲从现象；有利于降低媒体素养的马太效应；有利于在全球文化和文化融合过程中增强批判、质疑的能力；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信息沟—知

① 台湾教育部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撰写小组。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http://homepage.ntu.edu.tw/~floration/gen_whitepaper.files/mediaequipment.pdf[2017-10-12]。

② 戴永明，蒋宏。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新闻记者，2004，（5）：14-15。

③ 李琨。媒介素质教育与中国。国际新闻界，2003，（5）：38-43。



沟’；有利于促进公共领域质量的提升；有利于为媒体与资本结盟后的强相关行为打好预防针”^①。这显然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我国推行媒体素养教育的客观条件已经初步成熟：“①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显现，中产阶级正在快速成长，是推行媒介教育的社会基础。②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课程普遍开展，互联网校校通工程的日渐完善，客观上为媒介教育的启动和实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技术平台。③我国香港特区及台湾地区的媒介教育发展在前，不但可以带动大陆的媒介教育，还可提供相关经验。④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社会必将极大地开放，以改善文化及生活素质的媒介教育将具有发展空间。⑤近年来大众媒体的商业化色彩渐浓，媒介病已经出现了泛滥的势头，社会各界对此表示了极大担忧和不满，将成为推动媒介教育的主要力量。”^②由此可见，我国的媒体素养教育，不但存在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需求，而且具备了初步的社会条件、教育资源及一定的技术基础，因此也存在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可行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认为，从教育的角度研究现代人的媒体化生存，研究媒体化生存所必须具备的素养和技能——媒体素养——便具有非常迫切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媒体素养教育的历史研究及价值

（一）媒体素养教育的历史研究

媒体素养教育包罗万象，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其历史嬗变发展过程来看，媒体素养教育肇始于英国，成长壮大在加拿大、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是指与发展中国家相对而言的、处于西半球的欧美国家，它们一般经济上比较发达。1997年，Alice Yuet Lin Lee 博士研究发现，世界各国的媒体素养教育大致处于四个阶段^③：①高级阶段。如在英国、法国、加拿大、芬兰、挪威、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媒体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中小学必修科目，在正规教育体系中逐步取得稳固地位。②中高级阶段。如美国、德国及以色列等国，这些国家主要依靠个别教师的推动或国际机构的资助来促使媒体素养教育的发展；因此，其媒体素养教育尚未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的认同和资金支持，尚未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重大影响。③中级阶段。如在日本、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国

① 林爱兵. 新媒体时代受众的传媒素养教育.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4：40-45.

② 杨如春. 论中国大陆媒介教育的现状与前景.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7.

③ Lee A Y L. Legitimizing media education: From social movement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urriculum.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7: 6-7.

家及一些拉美国家，媒体素养教育还只是某些先驱人物的个人主张，尚未得到相应国家教育组织、政府部门的认可，其发展资金也相当匮乏。^④初级阶段。如在苏联和斯拉夫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变革或社会变革为其媒体素养教育提供了新的机会和要求，并使大众媒体的性质和社会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些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尚处于理论引入与论证的初级阶段，并无具体有效的实践开展活动。当然，李月莲（Alice Yuet Lin Lee）博士研究的时代背景是 20 世纪末，至今 20 余年过去了，情况又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从其历史嬗变的整个过程来看，媒体素养教育在世界范围是很不平衡的，其中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不但开展得较早，而且发展得也较快，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2003 年，为了解世界各国专家对有关媒体素养教育实践活动的看法，俄罗斯 Alexander Fedorov 教授向 10 个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主要国家的 26 位专家发起了一项特别的问卷调查，结果同样显示，“大众传播业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大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且较为系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和亚洲部分国家及地区的媒体素养教育则刚处于萌芽状态，国际学者公认在媒体素养教育方面领先的国家依然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美国和俄罗斯”^①。在这些国家中，媒体素养教育不但受重视程度高，普及范围广，而且在其各自的正规教育体系中逐渐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其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媒体素养教育比较有代表性，堪称世界媒体素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典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是最早开展媒体素养教育的国家，加拿大是近年来推广最为得力的国家，而美国也可谓是后来居上，被喻为媒体素养教育的“黑马”。基于这些原因，笔者决定从历史的视角对媒体素养教育进行研究。本书拟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这些主要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的历史嬗变过程纳入考察、研究的范围。当然，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也会适当论及其他一些西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素养教育理论及实践发展情况。

另外，自入读大学以来，笔者在近 30 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在和媒体打交道。在本科阶段，笔者学习、研究摄像机、幻灯机、电视机、录像机、计算机等媒体硬件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能。本科毕业之后，笔者在一地方高校电教中心（后更名为教育技术中心）工作了 10 余年，随后又转到教学机构从事教育技术和数字媒体技术的教学工作。在工作期间，笔者相继在职获得教育技术学硕士学位

^① Fedorov A. Media educ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Experts'opinions. //MENTOR. A Media Education Curriculum for Teachers in the Mediterranean. Paris: UNESCO, 2003: 1-17.